

多情鸟系列



传说中的爱神

语桐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传说中的 爱神

语桐

文艺出版社

茧中人

“哇——”

、“今天天气呵呵呵——”

宁静的深夜中，除了中间驶过的计程车车声，就只有远远传来的语无伦次的叫声。

“呜哇——真不明白那些女人想什么啊——”身穿西装、步伐歪斜的李丹扬叫着。

“噢！你……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，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啦！”同样是身穿西装的王晓明也叫道。

“喔——啊！没……没有啤酒了，去买吧！那……那边有便利店。”

在街灯的映照下，他俩修长的影子歪歪倒倒地掠过马路。

都拿着半打啤酒的两位醉汉好不容易爬上了行人天桥，往交易广场前进。

“喂！喂！又来这儿了？白天上班还不够吗？怎么又跑到这儿来？”王晓明擦擦眼睛，费劲地认出了眼前的景物。

“那……那你不要行了，留下吧！”

本来和王晓明互相搀扶的李丹扬一手推开王晓明，让他碰在天桥的栏杆上，独自提着不稳的步伐，步向交易广场。

李丹扬边行边草率地提起啤酒往口里灌，几乎把

大部分都漏到自己身上。

“女人——”

他怒斥着，把还未喝完的那罐啤酒掷向那件亨利魔尔的雕塑，“当”的一声再反弹到半天高，啤酒在灯光之下，和雨花般飞散出来。

“干吗女人总是那个样子？干吗女人总是那般的不领情？”李丹扬如虎的怒吼。

“哎……力！不是……所有的女人都是那个样子的。只有那个自……自以为清高的夏晓娟是那个样子。”依着栏杆坐下的王晓明含糊地说着提醒李丹扬。

“什么？”李丹扬听后，立刻“跑”到王晓明面前，抽起他质问。

“我说，她自命清高，自大、刁蛮、任性、恃势凌人、冷血无情……”

砰！

李丹扬狠狠地一拳挥到王晓明的脸上。

“不！不要说了！任何人侮辱我的夏晓娟，都要揍！”李丹扬说罢，咬紧牙齿，露出他如虎的牙齿。

“‘你的夏晓娟’？胡说！她永远不会属于你！那种‘大家闺秀’，家财万贯，你是什么？她根本直都看扁你啊！不用白花心机……”

砰！

又是一拳。

“她温柔、大方、得体、贤良、淑德、清纯、可爱、体贴、善良、深闺，够了没有？要我说她的好说

话多容易！你满意了吗？”王晓明也不甘示弱的反击道。

听到他的说话，李丹扬呆了一阵子。

然后他放下了王晓明，转头随手取了一罐啤酒，以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上下的摇呀摇，再把它对正自己的一张脸，拉开罐掩——沙啦！

啤酒如校至最强的花洒，直喷在李丹扬的脸上。

被啤酒喷洒过的李丹扬，不知是清醒了还是昏迷了，突然跪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

“夏晓娟……夏晓娟啊！我知你不是那个样子的，可是，怎么你总是不改变的呢？夏晓娟……”李丹扬一面抽咽，一面自言自语着：“自从爱上你，我都知道不会怎样易过的了，但，总想不到会是那末的难过……”

他爱得她太深。

自从他认识她的那天起。

※ ※ ※

在升降机中默默等待的他，不免有点紧张。

当然啦！怎么说，这也是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嘛！

插针不下的升降机内，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长发姑娘站在李丹扬前面，背部紧贴着他的胸部。故此，这位姑娘不得不随着他的急促心跳微微颤动。

李丹扬一直都觉得不好意思邓苦无对策。

忽然，他嗅美观一阵清新的幽香，由这位小姐的秀发中散发出来。

莫名其妙地，他渐渐没有那么紧张了。

李丹扬闭上眼睛，心里暗骂自己：“干吗刚才进升降机时不细心看看她的面庞？她准是个美人儿……”

叮！

四楼。

李丹扬开口想礼貌的求让个路时，长发姑娘正慢条斯理地步出升降机，高跟鞋在地板上咯咯的作响。

李丹扬心中暗欢喜：“原来会是同事，太好了。”

“先生，你找谁的？”

被接待处的女孩子拦截着的李丹扬，目送着长发飘香的高贵女士背影，直到她被办公室的间格完全全遮盖为止。

“先生，你找谁的？”

※ ※ ※

“来！我先带你去见你的上司。”人事部的一位职员领着李丹扬说。

“麻烦你了。”

“夏晓娟，你推销部的新职员来了。”

“OK, THANKS, PLEASE COME IN.”

那位职员为李丹扬开了门，示意他进入。

“嗯。”李丹扬瞪大眼睛看他。

“请进吧，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。可不要一上班就开罪你的BOSS啊！”那职员调低了声量：“她是不好惹的。”

李丹扬小心翼翼地踏进这铺上了黑我录色地毯的房间，仿佛大力一点就真的会开罪这位不好惹的上司。

“早晨，我……”李丹扬说着，又伸手待握，可是……

他呆了。

他一眼就看出是她。不！倒该说，他一嗅就嗅出是她。

她的清香给予他的记忆似乎更深。

“噢！原来就是你！方才害得我如坐巴士抖得蛮不舒服的就是你！”夏晓娟出言毫不客气，更没有理会他可怜地悬在空中的手，只离开她的黑色大班座椅，同样慢条斯理的步到他的身边——

投以一个不屑的目光。

李丹扬看看自己递出的右手，收回了说：“只怪我以往少不更事，只知专心向学，没有乘早踏足社会，勤奋工作。不然，我上班必会乘劳斯莱斯，不再乘巴士。”

夏晓娟似乎不甚欣赏他的幽默，冷傲的脸丝毫没有改变。

“呀！你是我的上司，怎么在面试时未碰过面

呢？”李丹扬好奇地问。

“我是上司，你是下属。我有必要向你解释么？”
夏晓娟再投以不屑的目光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李丹扬轻声说，把他想继续说的
亦吞回肚子去。

他本想说：“你太美，和我以往触的 BOSS 的概念不太相乎，我还未习惯和你的这个关系。”

她不会欣赏的，对吧？

“来！各位同事，我要介绍一位新拍档给你们，
他叫……”夏晓娟费劲思索了一会，回头看看李丹扬。

“李丹扬。”李丹扬自己说。

“YES！李丹扬。李丹扬是 FRESHMAN，什么也不懂。王晓明，他暂时跟着你，记着把所有最基本的都要教他，UNDERSTAND？”

“是！”一位个子短小，又孩子脸的男士答道。

“噢？我要跟他学习？”李丹扬心中惊叹着。

也许他的外表的的确确难以给予人信心。

“唏！李丹扬，你真的是刚刚毕业的么？外表看来不像啊！”王晓明拍拍李丹扬的背说。

“哦！我未老先衰，刚好和你相反。”李丹扬说着笑。

“哈哈！说的好！”王晓明也高兴地说：“不过这类说话千万不可跟夏晓娟说啊！她是一点都惹不得的。”

“哎哟——”李丹扬惊慌得如刚下巴上才发现遗下了钱包的糊涂虫：“怎样惹不得？”

“你看她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，对吧？曾经有一个雄心壮志、不满现状的热血青年，斗胆和同事打赌，要令夏晓娟在大家面前露出任何种类的笑容，结果……”

“失败了？”李丹扬听得紧张地问。

“这不在话下啦！还有更悲惨的后果，就是……唉！”王晓明平均每三个字就摇两下头的说。

“怎样啊？”李丹扬伸长脖子追问。

“怎样？这样啊！就在你眼前！”王晓明垂头叹气说。

“她懂得法术，令你变成长生不老的小矮人么？”

“NONSENSE！由那时起，凡有新人来推销部，都成为我的学生。”王晓明转脸向李丹扬，真诚的说：“可惜天又生出我一副好心肠，把什么都和盘托出。不然，我早已有接班人了。唉！”

“或许，将会有人重蹈阁下覆辙。”李丹扬深思熟虑的说：“纵使机会很微……”

“喂！你不是吧！生无可恋了吗？不要自寻短见啊！”王晓明十分认真的劝导李丹扬。

“正是有可恋才要做啊！喂！我们约了客人什么时候？”

“哇！就要到了！快准备准备！”王晓明忙乱地翻着公事包。

※ ※ ※

回想到这里，李丹扬不期然笑了起来，紧抱头颅的手也放开了。

“哈哈！王晓明啊！夏晓娟绝非特地给你惩罚啊！她只是精明，拿你来当最佳的反面教材罢了！哈哈！”

“裁？不！不要啊！”如泥一般粘在栏杆的王晓明半梦半醒的叫喊：“不要裁我啊！我以后一定加倍努力，帮公司赚多点……”

※ ※ ※

“怎样？夏晓娟说了些什么？”几个同事关切地向刚由上司房间出来的职权明及李丹扬问。

“看我们的样子像什么？”王晓明问。

“奔丧的。”王森答。

“关东多啦。又是指责我们懒散、业绩低，再没有进步就……”王晓明没精打采地说。

“裁了你们？”王森再问。

“用‘宰’可能再贴切。”李丹扬补充。

“唉！当然啦！我以人最重责任，对新人宠爱有加，又要顾及饭碗，又要做保姆，业绩能好得到哪里？”王晓明悲叹。

“哇！有借口就不用讲理由了吗？和其他同事的业绩相差三、四倍，全都是我这种‘新人’害你的

么？我的影响力可真大啊！”李丹扬讽刺地说。

“不！不要再这方面争论了。”自知理亏的王晓明转移话题：“你看，她那个样子，真的能笑得出来么？恐怕要耶稣显神迹才有些微的机会啊！你可不要轻举妄动啊！”

“哦？我已经开始了行动！”李丹扬好像很诧异地说：“原来我没有说给你听么？”

“你进行了些什么行动？”艾利也问。

“问王晓明吧？”李丹扬说。

“问我？我不知？”

“你不觉得，在夏晓娟的房间中有任何特别的么？”李丹扬故弄玄虚地问。

“嗯……好像……有一件非比寻常的物体……”王晓明吞吐地说：“是花。”

“花？没有用的！她准会抛进废纸箱去。”艾利满有信心地说。

“可惜，它刚才才是好好的放在桌上。”李丹扬也信心十足，用手拨拨头发说。

突然间，数名推销部的职员全部纷纷走避，以跑一百米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
咯！咯！咯！咯……

“李丹扬，这是你送的，没错吧？”手中握着一束娇艳红玫瑰的她，面孔仍是一贯的冷傲，殊不相衬。

“是。”李丹扬直认不讳。

“一个专注事业的男人不应该送花，同样地，一

位专注事业的女人不会喜欢花。”说罢，夏晓娟一手把花掷到李丹扬的脸上。

“夏晓娟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会不专注事业？我花了二十分钟零三十秒去选择鲜花，并且以一百五十元的价钱买了它，为的就是要拍拍我上司的马屁啊！”李丹扬不甘示弱，还以颜色。

“是你进错了公司，不是我当错了你的上司？拍马屁的招数对你的上司是不管用的。公司正想开拓中国的市场，把你调回去是最好不过的了。你的招数，正好应付大陆的高干。”夏晓娟说，又闪出她的不屑目光。

“我又不是低干，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把自己拿来和贪污的高干比，起码——我没有送你钱，只是花罢了。”

夏晓娟说不过他，不知所措，气冲冲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去。

“哇！佩服！佩服！小弟甘拜下风！”王森立即又跑过来。

“喂！李丹扬！你找到‘跳槽’的门路了吗？怎么胆子大得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随花的咭片上，又那样冲撞夏晓娟？”艾利的头也突然探出来问。

“呀——”李丹扬口中还保留着胜利的笑容的外形，呆了一会说：“没有那么严重吧？”就在这种“惟恐遭受无理解雇”的阴影下，好不容易才熬于过一个星期。

“瘦了。”夏晓娟经过李丹扬的座位时说。

若非她的高跟鞋预先发出了警报，李丹扬一定吓个半死。

她意然主动和他说话。

“什么？”李丹扬愕然地抬头看她。

“瘦了。”夏晓娟再说：“担心我私事公办，真的把你高回大陆吗？”

“不！当然不！有谁不知道美非公司的推销部行政总管是一位公正严明的美人儿？只是我害了‘第二期发育症’，外表是瘦了，实质在长高。”李丹扬似乎放下了心头大石，不期然又说起笑来。

“不要胡乱奉承了，否则我会改变主意说不定。”

虽然夏晓娟的脸上还是无甚表情，但评她口中所说的，已经令李丹扬轻松了不少。

※ ※ ※

李丹扬又再行动了。

下午一时四十五分，中环交易广场，本来平平无奇。

“呀——”

一把频率极高的女志令机械化的中环变得有机起来，声音尾段更沙哑了。

“谁？谁个那样顽皮，把……把那样的东西放到我的座位去啊？”艾利慌得边跳边问，几乎要哭出来。

“什么事啊？平日我们最讲究仪态的艾利哪里去了？”王森挖苦着问。

“那……那东西啊？那么骇人！”艾利头也不敢转，用手指着自己的座位。

“哦！这东西么？”职权森捡起那橡胶制的假蟑螂，还递到艾利面前问。

“哇！丢掉它！丢掉它！”艾利真的哭了。

“唏！不要丢，要钱买的。还给我吧！”李丹扬出现，由王森手中接过假蟑螂。

“李丹扬！你……你疯了么？干啥无端白事吓唬我？”艾利还没有拭去眼泪，便气愤地走到李丹扬面前，正想掌掴他之际——

“吁——”

李丹扬递起寻职假蟑螂，害得艾利以反射动作退后了好几步。

“我并非有心整蛊，只是想教训你——以后不要枉作小人。”

说罢，李丹扬很满足地步回自己的座位，王森和艾利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以。

※ 情 鸟 列 传 ※

晚上七时，交易广场。

在静悄悄的办公室中，李丹扬小心翼翼地关上们，蹑手蹑脚地由夏晓娟的房间走出来

“呀！”

“哇！”

王晓明的一声怪叫，把李丹扬吓破胆。

“你看我年青力壮，但是却心灵脆弱啊！以后别再拿我的性命开玩笑！”李丹扬惊魂未定，却仍旧幽默。

“上回给你幸免于难，你真斗胆再冒生命危险！这回出什么招式啊？”王晓明好奇地问。

“我才不说给你听、除非你不重注买我赢，还要立刻付赌本。”

“哼！我才不！我愚不及此。”

你不是已经走了的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”李丹扬问。

“我知道我有行动，特地回来守着你的。”王晓明说着笑。

“哇！师父竟从徒弟身上学说笑来，真是师父的奇耻大辱啊——李丹扬说未说完，便跑到升降机大堂。

“你——”王晓明也追着出去。

“若师父愿请徒儿去酒廊，徒儿还会考虑不宣扬师父丑事……”

“你——”

❁ ❁ ❁

“阿……王晓明，你……你真的想知道我给她一些什么吗？”李丹扬提着东歪西倒的身子走到老远，

向倒在地上的王晓明放声大叫。

“什……什么什么……”王晓明费劲地转头面向李丹扬，可是还是听不清他说什么。

“我……我给她的，只是些字条罢了！哈哈！”李丹扬还未说完，便失脚倒跌在天桥上：“你想知道我写些什么吗？听清楚啊！我只说一次啊！第一张是‘笑是最厉害的武器，也是和平的最大要素。’；第二张是‘明天就太迟了——这是生意人早该了解的道理。’；第三张是‘圣经说：‘你们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’我想，你的行为也当与美貌相称；美貌改不了，只好顺顺服服地顺行为吧！’；第四张是‘永远不要筑一道围墙——除非你知道围在内和围在外的是什么’；第五张是……”

※ ※ ※

办公室内，夏晓娟拿着字条看，有点儿大惑不解。

“搞什么鬼？李丹扬这小子，每天就奉上这些残而不废的说话。嗯……好！我就让你抛书包，看你什么时候要抛得脱手了。

如是者，过了个多月。

夏晓娟似乎忍受不住了。

“李丹扬！”

“嘎？”

一听见夏晓娟的声音，李丹扬整个人跳了起来。

“以后有什么东西，直接给我好了。我最不喜欢人家擅进我的房间。”

“哦！”可能工作得累了，李丹扬只懂得吐出这个字。

正如往常慢条斯理的她，忽然发现李丹扬的小花瓶上没有插花，却只插着用锡纸包裹成的手柄。

“怎么……”聪明的夏晓娟，在刚要发问时已意会得到：那一定昌她曾握过且抛回给李丹扬的那束花的手柄。所以，她转过脸，急步走向自己的房间去。

在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瞬间，同事们又纷纷凑过来了。

“喂！你们是不专心工作还是公司请了冗员？怎么老远都听得我们说话？”李丹扬不满地问。

“你又做了些什么‘不轨行动’？似乎有进展了啊！”艾利没有理会他的指责。

“多事！还要再领教么？”

“喂！要不吝啬，说来听听吧！”王森也和应着。

“每一年有这么多人变性又会没有你的份儿呢？暖儿家的陋习你都染上了。”

“师父有命，快快从实招来也！”王晓明也拔刀相助。

“提起师徒关系，师父，你还未请徒儿喝酒呢！‘旧债未清，新债免问’，快快请客来也！”

“怎么你现在的幽默那么刻薄了？这么快就跟夏晓娟学到功夫了？”王森问。

“嘎？”李丹扬错愕地说：“不是吧？”

❁ ❁ ❁

“我……我真的那么刻薄么？我……我真的那么刻薄么？”站不起来的李丹扬一面爬向王晓明一面问。

“薄？什么薄？你衣服很薄么？噢！我……我也很冷呢！无能为力……”王晓明迷糊地说：“如……如果晚上也有太阳就好了，起码不会那么冷……哇！太阳啊！太阳啊！”

王晓明指着一盏街灯，半拉半拖着脚步向它走近。

❁ ❁ ❁

太阳肆无忌惮地燃烧，把炎夏的魅力不折不扣的带到香港这个弹丸之地。

每一天都几乎是到海滩去的好日子，加上今天的日历纸用上了红色的油墨，就更令珍贵的海滩挤满男女老幼。

“哇呀！很清凉啊！”王晓明随着大夥儿“投奔怒海”，好快活。

“下来吧！李丹扬！”王森呼喊着。

“OK！等一会儿，你们记着避开啊！不然我游的太快，要把你们都撞伤啊！”李丹扬兴奋地叫。

更衣后，他发现夏晓娟独自静静地坐在沙滩椅上，戴着太阳镜，很难猜出她的心事。